

大学教师的技巧

——论课堂教学中的方法、信任和回应

斯蒂芬·阅·布鲁克菲尔德著

摇大学教师的技巧:论课堂教学中的方法、信任和回应 轶
(美)布鲁克菲尔德著;周心红,洪宁译 鄞—杭州:浙
江大学出版社,2004.12. 240页. 24.00元
摇(国外大学教学与教改译丛 轶余辉主编)
摇陈星,刘国栋,周心红,洪宁译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51115 号

摇悦器() 员园赠分界士室蛋曾又杂燥 附

招粵苗匪聚劫直隸廣義縣粵人陳聖基則往土苗界土藥屯賊藥水巨寇遂早年聚黨土
 貢建國年苗匪尤肆土宰獲獲又雜降附叛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8-2017-0096号

斯蒂芬·阅·布鲁克菲尔德 著摇摇周心红摇洪摇宁 译

(网址: www.12345.gov.cn)

定摇摇价摇摇员圆圆元.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摇 (园缘缘 愿园愿 愿园愿)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戴维·布鲁克菲尔德。正是他教给我的价值观和他教导这些价值观的方式给了本书以极大的启迪。

译摇 序

现代高等教育的两个核心问题是机会问题和质量问题。机会问题主要属于大学的外部问题,质量问题主要属于大学的内部问题。要不要增加高等教育机会及如何增加机会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基础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以及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意愿。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水平则取决于大学内部诸多复杂的因素,如生源质量,师资水平,办学理念,课程体系,设备条件,管理效率及评价制度等等。解决机会问题要依靠规模扩张和制度改革,解决质量问题——如果我们以质量多元化的理念来理解这一问题——归根结底要依靠大学的意志和教师的素质,没有大学的坚定意志和教师的良好素质作基础,任何致力于提高质量的大学教学改革都难以取得成功。

近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各类在册大学生人数已近两千万人。伴随而来的是政府、社会、学生、家长和高校自身对教育质量的高度关注。人们希望机会和质量能够“鱼和熊掌”兼得,不要出现以牺牲一方为代价而获取另一方发展的局面。有人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西方社会在从精英型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型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出现了高等教育质量“稀释”的问题。有人认为机会和质量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通过增加机会实现质量的多样化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我赞成后一种观点。如果我们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能够不断注意解决与质量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能够实现机会与质量的协调发展。

大学致力于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志,首先表现在对教学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化教学改革的持续努力。其次——这也是主编《国外大学教学与教改译丛》的初衷——在于不断改进大学教师教学和教改的意识、态度、知识与技能。大学教学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工作,仅凭良好的意愿和勤奋的工作不一定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在高等教育大扩张时期,随着大量的新人进入高等院校教师队伍从事教学工作,提高大学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改意识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大学教师的教学



意识、态度、知识和技能已经成为教学质量的关键,因而引起了大学内外的高度重视。

美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十分发达的国家,也是非常注重大学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的地方。著名的“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成立于1906年,迄今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十分广泛深入的研究,出版的研究文献不计其数。此外,像“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下设的“高等院校教学、研究和出版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the Professoriate in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美国高等教育协会”(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等一批学术组织和团体在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中也一直十分活跃,它们与美国大学中众多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一道,对美国高等院校教学质量、教学评价、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学习环境、师生关系、职业道德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美国高等院校教学水平的提高和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也引起了世界上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为了促进我国高等院校的教学改革,尤其是为了帮助广大大学教师 and 教学管理人员深入了解大学教学活动,增强教学改革意识、知识和技能,我们特从美国浩瀚的研究文献中选出愿本有代表性的著作翻译出版,供国内高等教育界研究参考。这愿本著作题材广泛,涉及大学教学与教改的方方面面,如“课程的设计与评价”,“教学的技巧”,“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评价方法”,“问题教学法”,“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验”等等。我们选择著作的标准是权威性、学术性和实用性。有些著作属于经典之作,已经出版了十余版;有些著作虽然出版时间不长,但已经受到高度评价,深受欢迎。有些著作深入浅出,综合性强,既特别适合教学新手阅读,对其他教师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有些则专题性强一些,对教学工作的某一方面进行比较详细深入的介绍和探讨,适合于有意进行某一方面教改的教师和教学管理研究者阅读。当然,尽管大学教学和教改工作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这套译丛主要涉及的是美国大学的教学实践与教改研究,其内容背景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特点,读者切不可简单照搬,应该用批判性的观点分析研究,结合本国本校的教学实践与教改经验,合理汲取其有用的理论与经验。

为了确保译丛的质量,我们专门组织了浙江师范大学一批既有教学工作经验又有翻译专长的中青年学者参与翻译工作。然而尽管译者工作努力认真,数易其稿,但由于学术水平和翻译经验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徐摇辉

2005年 8月于浙江师大初阳湖畔

激情、希望、怀疑、恐惧、振奋、疲惫、友情、孤寂、光荣的失败、空洞的胜利，以及最重要的也是必然会有的一惊奇和歧路纷呈的感觉——教学这种现象用一个字或一个词怎么可能把握得住呢？倘若要就此写一本书以体现真实的教学经历，那就得避免使用简单的描述词或概念句。教学其实常常是一个混乱的不断追求的过程，惊奇、震撼和风险都是它所独有的。实际课堂上特有的混乱无序与教科书里宣扬的有条不紊（在那些书里，教师们谨慎地采用各种有计划有步骤的手段以便使一切都清楚明白）——这两者相去之远，就如同现实生活中充满棘手问题的婚姻和诸如《奥齐与哈里特》、《家族关系》之类简而化之的情景喜剧所描绘的婚姻一样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所体验的教学总能激发起深刻的感情,但同时它的混沌无序又令人备感困惑(蔡金钢,1999)。多数教师对这种混沌无序的状态深有体会,这在关于教学体验的调查报告(蔡金钢,1999),尤其是关于教师思想过程的调查报告(悦建刚,1999)中都显而易见。他们感到整个实践过程错综复杂而又变幻不定,常常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蔡金钢,1999),但这并不奇怪。在教学过程中,针对下一步要做什么或者对突发事件该如何反应,教师们必须迅速作出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判断(悦建刚,1999)。这些本能的瞬间判断,不是建立在几个月以前的好整以暇、有理有据的讨论基础之上,而是来自发诸内心的直觉。究竟某种情况采取什么行动最合适。它们结合了从前类似情境的记忆。甚至就在我们对某种情况作出反应的同时,我们正快速扫描着自己的记



忆,搜索与我们面临的事件相似的经历,以期如何反应提供指导。这个过程几乎是瞬间发生的,因而思考和行动看上去像是在同步进行。我们可以称之为处处留心的行动或思考着的行动。

教学好比是在教育领域中进行的激浪漂流。表面平静的河段常常被狂暴的湍流骤然打断。厌烦与兴奋交替,沉思和行动更迭。成功地通过急流险滩时我们觉得自信而振奋;一旦翻了船开始随波逐流,我们的自信便摇摇欲坠,只好在自我怀疑中浮沉。每个教师早晚都会遭遇翻船,每个称职的教师也都会时不时地问自己究竟做得是否正确。周期性地经历犹疑、失望、自我贬低,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实上,充分意识到实践中各种令人痛苦的窘境,时刻准备好承认这些体验带给我们的打击,这正表明了我们还保持着至关重要的敏锐性。如果你否认经历过这些逆境,那你不是抱着极端的否认事实的态度,就是靠自动驾驶仪上的每一堂课。正如杰希尔德(John H. Sherrill)在他的经典研究中所说的,教学是一种常常会让人感觉到孤独、焦虑、遭疏远和被辜负的经历。

因此,课堂往往是一个混乱的竞技场,教师就是场上与无数歧路格斗的斗士。就在我自认已经预料到每一种可能性的时候,又有出人意表的事发生了,引发出新的反应,使我们质疑起自己以往对教学性质的假设。然而,感觉没把握,意识到我们有时言行不一,或是承认实践中并非每件事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这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犹如受诅咒一般可怕。我们认定要是不能预料到每一种可能性并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我们就是失败的。表现出慌乱、迟疑或困惑似乎是软弱的征兆,而承认自己觉得累了、缺乏动力或是厌倦了,似乎就背叛了我们本应展现的博爱和热诚。

当所有这些感觉出现时——它们也必然会循着惊人的周期性反复出现——通常会引起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是满怀负疚、忧心忡忡,因为自己显然没能表现出一个真正慈爱、无所不知且心理上绝对平衡的教师所具备的理想化特征。另一种反应是否认有任何事与愿违的情况发生,这其实就等于说,我们的表现无懈可击,只不过我们的学生、同事或上级目光太短浅、太缺乏经验,以至于看不清这一点。然而最合理的反应既不是第一种自我鞭挞、满怀内疚的态度,也不是第二种自我欺骗、否认事实的态度,而是介乎两者之间。它要求一个人在穿越歧路纷呈的区域时,承认这些杂乱无章、充满矛盾的插曲是无可避免的。它要求我们承认以前军队里常用的那个缩略词“~~乱云飞渡~~”最接近于教学活动——原文斯文一点的说法是“~~乱云飞渡~~” (“情况正常,一切乱纷纷”)。

新老教师们不久就学会了预期这种歧路纷呈和不可预测的局面(~~乱云飞渡~~ 乱云飞渡)。他们很快意识到,那些教学上镇定自若、能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并作出正确反应的模范教师,其实只是扭曲而不真实的形象。许多刚经过培训的教师深信课堂是个可以讲道理和进行理性分析的场所,对这些教师而言,他们在越

过混乱无序的边界、进入歧路纷呈的地域时所经历的那种震惊会使人极其迷惘，乃至迷失方向（迷失自我）。它是经验上的一次桑拿浴：原先坚信课堂是理性至上、井然有序的竞技场，现在却要同教学中惊心动魄的复杂性角力，等于从令人安心的温暖里一头扎进了冰冷的现实中。

浸入现实后的直接反应往往是对所有教育理论和概念的排斥。它们被当作不切实际、离题万里的人为产物轻蔑地撇在一边，似乎只有那些缺乏自信的失败的教师才会兜售它们，因为他们要在教师教育课程里寻找避难所，来掩盖自己无力熬过课堂上那种混乱状态的事实。部分教师则是另一种不同的反应，即便所有证据都指向相反的事实，他们依然否认教学现实中存在着这些棘手问题，顽固地坚持基本理论信条。本书所阐述的反应则比上述两种都更有建设性，因为它探索的是如何在形成导向性构想以鼓舞我们的教学与灵活应对不同情境和意外事件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在高校教学的历练中求生

从根本上讲，高校教学需要我们从上述那种混乱无序、歧路纷呈的体验中谋求生存之道。由于本书主要是讨论实践中的问题，因此，在一开始就肯定生存的关键性十分重要。你可能觉得把心思集中在生存的需要上显得自私和自恋，还会使自己的情感能量偏离原先的焦点——你的学生。关注个人自身的生存似乎同众多高校教师所珍视的那种人文关怀和以学习者为本的感情投入背道而驰。然而高校教学中的危险实在是太大了，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尽力把它们减小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程度才行。

高校教师通常要面对五种危险：油尽灯枯、被炒鱿鱼、被钉死在虚幻的完美主义的十字架上、做一名徒劳无益的殉道者、成为愤世嫉俗悲观主义的牺牲品，不相信自己能对学生的一生有任何影响。倘若你不把自己的生存看得至少和培养学生一样重要，你早晚都会成为这五种危险之一的牺牲品。而一旦你熬得油尽灯枯，或被炒了鱿鱼，或被钉在十字架上，或徒劳无益地牺牲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对你的影响力悲观绝望，那你对谁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更不用说是你的学生了。因此，关注自己作为一名教师的生存之道并不是什么自恋的自负想法，对你和你的学生而言，这是最基本的需求。

认真关注自己作为一名教师的生存之道，这样做的好处非常之多。你更有可能经历课堂生活的低谷而不气馁。你或许更能经受住这样的心理落差——有时你一心期待着学生的感激，结果却迎来了他们愤怒怨恨的言辞。你的定位使你更容易承认，对于一切优秀教学的核心内容——实验而言，失败是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当结束了沮丧失望的一天回到家里，你可以对自己说：“风水轮流转嘛，有时候你吃熊，有时候熊吃你。”是坚忍地接受课堂生活的不可预料和变化无常，还是重新构想今后要



走的道路来激励自己——在这两者之间你更有可能找到平衡。也许最重要的是，你能在晚上踏踏实实地睡上一觉了。接下来的篇章里将要论述对生存之道的一些感悟，也许你对自己的表现还有一些不必要的焦虑，但我希望，通过思索下面的内容，这些焦虑的源头会被消灭掉，你会更加坚信自己努力的价值。

切勿曲解不佳评价。让自己的实践接受评价总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我们大家对此也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害怕。尤其是费了很大力气而学生的评价却不佳，这肯定会让你感到深深的沮丧和无奈。我们可以把上级或同事的不佳评价当作他们嫉妒的产物而置之不理，可是来自学生的不佳评价却不能不放在心上。教师们收到学生评价时最常犯的 error 之一就是，他们往往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贬低他们努力的评价上（即使这类评价只占少数），而忽略了其他学生对他们的称赞。许多教师（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一种混合了完美主义和受虐倾向的奇怪心理，致使他们对那些批评意见过度信赖，而对赞扬他们的意见却不肯置信。我们似乎在对自己说：“那些贬低我们的人分析问题的洞察力要高人一筹，而那些表扬我们的人显然是太天真了，缺乏批判的眼光。”我们之所以不信任这些感激我们心血的学生，可能是为了不让自己过分热衷于寻求学生的肯定——这原是一种可敬的想法，然而有时候我们却矫枉过正了。

在判断自己的工作成功与否时，教师常常在学生表示满意和优秀的教学之间划上等号。我们以为，要是学生对我们满意就说明我们干得不错，学生不满意就意味着我们失败了。这是个根本性的误解，并且十分危险。诚然，学生对发生的事不满可能预示了严重的问题，但是情况并不一定就是这样。每当从学生那里收到不良评价，在你的士气跌入低谷之前先想一想下面这条见识：许多学习者，就像第 9 章里将会指出的那样，把那些令他们深感痛苦甚至遍体鳞伤的学习经历看成最有意义、最能改造人的片断。但作为这类片断的直接后果——绝大多数评价正是在那时候产生的——学生很可能会把怨恨和愤怒的矛头对准心目中这一切痛苦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你，他们的老师。

因此，当学生对你的教学成果评价不佳时，别忘了这也许正表示你的所作所为很有价值而不是相反。它可能意味着你让学生做的事很有意义，只不过就个人感受而言令他们颇为苦恼。比方说，你也许要求学生细察那些隐藏在他们思想行为之下、未加辨别就想当然地接受了观念（这个过程总是艰难而烦人的），而不是任凭他们缩在舒适但却局限人的模式里。这么做的时候，学生可不太会来感激你。你也许要学生试着培养一种新技巧——例如建议他们更具批判性地审视自己的思想，或是要求惯于发号施令的小组成员学会仔细倾听其他组员的意见——尽管这些学生觉得他们并不需要这种技巧。就算你确信学点新而难的东西从长远来说对学生最为有益，你也得预见到，学生的怨恨将会和你的信念同样强大。

作为教师,你行动的意义往往要在教学活动结束很久之后才会为学生所认识。在某个特定的学习片断结束时,学生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学到的技巧、掌握的知识或是得到的体会跟他们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尽管你极力想要说服他们事实并非如此。只有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他们才发现那个学习片断的意义在所处的环境中清晰了起来。然而,当初要求他们评价这个片断的用处时(这也含蓄地暗示着你的教学质量),他们也许还无从判断这些技巧或体会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们适应和理解日后的处境。

警惕完美教师的神话。那些满怀热情地关注自己实践的老师们很容易被模范教师的角色榜样所迷住。这个榜样展示了令人赞赏的行为和个性特点这两者间绝对平衡的结合。在人们眼里,完美的教师是由三分之一的菲尔·唐纳休或奥普拉·温弗雷,三分之一的特德·考佩尔或裘迪·伍德拉芙以及三分之一的戴维·莱特曼或莉莉·托姆林融合而成的。换言之,他们把理想中的教师看作是人文关怀(唐纳休和温弗雷)、批判性提问(考佩尔和伍德拉芙)和敏锐得体的幽默(莱特曼和托姆林)这三种素质的集大成者。倘若你认同这么一个十全十美的幻象,那么只差一步之遥你就会相信,实现这个幻象就会使你成为一名好老师。你开始问自己,今天我把人文关怀、批判性的提问和机智幽默融合得怎么样?而不是问自己那个更重要的问题:今天我帮助大家学得怎么样?

不顾其余、一心盯着典范化和理想化了的角色榜样,这种做法会把你打入教学的炼狱,那儿只有实现不了的雄心。由于你不可能总是在各种令人赞赏的行为特征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你很容易就会遭到无法摆脱的负疚感的折磨。在你的想象中凡事都可以求得完美,而你也许就此把自己钉在这个完美主义的十字架上,用你教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来哀悼自己未能实现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通常令教师们觉得必须仿效的那一类教学都是极富感召力的。所谓富于感召力的教师就是众所周知的那种精力充沛的表演家,能把听众掌握在手心里,有他们在场时,学生总是听得心醉神迷、深受鼓舞。像这样杰出的表演家经常获得年度教师奖,人们很容易会想,要想教得好就得模仿他们。

然而,尽管很多教师缺乏在公众场合挥洒自如的能力——或许也正因为是这样——他们却能有效地帮助学习者。太有公众魅力的教师反而会让一些学生感到胆怯。他们对课目了如指掌,又能无懈可击地展示一整套的技巧,这也许会让觉得自己的能力跟那种理想境界相比差得太远了,再学下去也是白费工夫。但要是他们的老师在公众场合并不那么得心应手,而是更适合与小组或个人合作,同样的一批学生却可能会表现得十分积极。

就其本身而言,富有感召力的教学无论如何都不是坏事。危险在于这种形式的教学往往被视为优秀教学的全部。尽管这种教学在某些情形下对某些人很管用,但



它毕竟只是许多种教学方式的其中之一,还有其他更注重学生个人、更放松的方式也同样有效。谨记这一点会对你很有用,在你没能赢得年度教师奖,或者当你不能把心目中那些优秀大学教师的标志性特征完美地融于一身时,它能使你完好地保住自尊。

切勿把学业成绩与教学技巧混为一谈。眼下到处都流传着一个危险的说法:最好的教师都是当年那些最成功的学习者。照这个说法,那些名牌大学出身、平均成绩优异的人,肯定要比那些毕业于资金短缺的州立大学、平均成绩只有C的人更有资格教书。这种荒诞的说法把学业上的成绩和教学专业技能混为一谈,它解释了为什么有人极力想把教学变成一门面向所有毕业生的职业;它也解释了某些院校的梯级薪水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教师拿到硕士、博士学位之后,工资也会随之一级一级往上涨。然而事实上,曾经在学业上苦苦挣扎过的学生成为教师以后,可能更善于理解和帮助那些正在苦苦挣扎着的学生。

当然了,鼓吹教师就应该是教育的失败之作,相信学生考低分、考试不及格、频频被开除学籍或中途退学正预示着他们将来会在教学上卓有成效,这种想法显然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有人没费多大力气就轻松地完成了常规学业,每次都得A,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那么他也许很难亲身体会到一些学生所经历的焦虑和障碍。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对学生的挣扎最敏感、也最能帮助他们挺过难关的老师,正是那些自己也经历过类似挣扎的人。所以说,要是你为了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经历过的痛苦和焦虑觉得不好意思,要是你想拿自己跟学术上屡获成功的同事作于己不利的对比,别忘了,在判断你的学生该如何应付困难、你怎么做才对他们最有益时,你的经历会赋予你更敏锐的洞察力。

承认失败是正常的。失败是充满勇气、敢于冒险的教学所特有的。优秀教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随时准备着冒险,尤其是在教学中遇上偶发事件时,冒险脱离预先写好的“剧本”,转而利用这些“适合教学”的瞬间——这类瞬间时常在课堂上出人意料地冒出来,充满了活力和戏剧性——来随机应变。如果你决定要冒这样的风险,你必须事先就明确意识到失败的可能性。你凭着灵机一动偏离了事先认真准备好的讲课提纲和教学活动,这种做法有时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让你的学生摸不着头脑,而不是情绪高昂、深受启发。所以你有必要意识到,随时准备试验的精神固然值得称许,但失败也常常随之而来。

有时你发现自己陷入了似乎十分棘手的困境,但这并非就是说你不能有序、理性地组织教学。要避免把这两者等同起来。教师们总会不断面对各种痛苦恼人的困境。你可能三天两头遇到这类情况,面前的每一条行动路线最后都通向令你不满甚至无法接受的后果。所有教师都会不时地经历这样的困境,而感受到它们引起的痛苦正表明你对自己行动的后果保持着敏锐的批判性。什么时候你对此麻木不仁了,你才

真该担心了呢。

现实地看待自己的局限性。最后,对于自己能力的局限性,你必须养成一种现实的态度。最优秀的教师总是一面努力地为实现自己的构想而奋斗,一面又能意识到生活中没有十全十美,事情不可能完全如他们所愿。他们的胸中燃烧着对自己工作价值的强烈信念,然而倘若学生对他们的激情无动于衷,他们也并不会就此一蹶不振。我们都想让所有的学习者来个大变样,让他们把自己和教师之间的互动看成是能改变一生的事。我们都想一丝不差地按照心目中最有效也最有意义的方式教学。然而这些想法真正实现的次数并不多。如果你依据它们实现的程度来评估自己教学的价值,那你最终会被日积月累的失败感压垮。要挺过这一关你就得明白,课堂里你觉得自己有权力随心所欲,可到了课堂外,你的影响力也许会受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力量的严格限制。

你还有必要意识到,教学常常就是一系列权衡利弊的行为。仅仅在一堂课上一——更不必说一天之中了——你就得在许多选择中作出决定,而它们都各有利弊,没有哪一种是完全有益的。总有人(有时也包括你自己)会对你所作决定的某些方面不满意。所以千万不要养成这样想的习惯:以为你的选择必须总是受到学生的明确拥护,或者你对自己的决定会百分之百地满意。不管你在权衡时多么敏感多么有策略,总有人会对你作出的选择感到生气或失望。

对教师而言,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度日是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必须掂量各种互相矛盾的要求,尽量预测我们的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还得明白没有一种决定——不管它多符合我们的需要——是完全没有副作用的。早晚我们都得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该对雇主付出多少忠诚,对学生又该付出多少?我怎样才能协调我认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和学生与此相矛盾的要求?我该在一个不听话的组员身上花多少时间而又不至于影响到大多数人的学习?我怎么才能判断什么时候该脱离教学计划,什么时候该坚持讲课提纲?无论你多么仔细地考虑这些问题的答案,你心里必然会在将来某些时刻闪过阵阵遗憾。你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关注自己的生存之道并非就是厚颜无耻或者自恋。它是必不可少的情感支柱,使你每天经历教学中的混乱时,能够赞颂而不是哀叹它的千变万化和不可预测。

逐步认识教学的真理

在这一章的末尾我想确认一点:尽管过程中歧路纷呈,但作为一名教师的经历并不就是全然的迷惑与混乱。究竟教学的真理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都会逐步形成自己的看法。对我来说,这整本书阐述的就是我所体会到的教学真理,不过我花了四年时间才终于能够怀着一定的自信宣布我的心得。我认为,我的



职业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逐步认识真理的过程。我所谓的逐步认识真理,指的是培养出一种信任——一种出自本能的自信——相信自己的判断和见地是正确而有效的。这个过程并不是对突然显露的现实的猝然皈依,尽管有时确实会发生这种情况。相反,它是个渐进的过程,其特点在于一个人越来越敢于信任自己的直觉,即便它与常识和权威意见相悖。这个过程的核心行为是“忘却”,即彻底摒弃那些过分简单化、受到环境的扭曲、甚至纯粹错误的教学思想和信条。

逐步认识真理需要时间和勇气。我们自认为正确的那些判断和见识,只有在经过现实工作环境的考验和确认之后才能证明是真正正确的。如果我们得到的真理和同事们宣扬的、教材和期刊上支持的,以及教师培训课程上所供奉的那一套相悖,那么坚持它的正确性就需要有极大的勇气。首先,当你的实践不同于教师培训教材或课程上描述的那种高校教学时,有两种说法完全可以把这种现象解释得合情合理。你可以告诉自己,教给你的那些教学原则和技巧都没错,只不过你还不够老练,所以没法把它们贯彻下去;或者你也可以说,你只是暂时偏离了这些原则和技巧,这都是因为被工作环境中那些显而易见的因素干扰了。

在我任教之初,这两种合理解释我都用过,后一种用得尤其多。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每一个工作环境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因素来阻止我原封不动地套用“优秀”教学的原则和技巧,我开始怀疑错的不是环境,而是这些原则和技巧。更确切地说,错不在这些原则和技巧本身,而在于我坚信要成为一个称职的教师就必须毫不松懈地在每一个场合里严格运用它们,不管是否有这种需要。

有足足 5 年的时间我把这些怀疑深埋在心底。直到我成为一名全职大学教授,我才开始对自己承认它们的存在。当我开始四处发表主题演说、主持各类专题研究小组和学术讨论会的时候(因为现在,作为教授,我也是个“专家”了),我试着透露了一部分我的这些怀疑,结果得到的反响令我大为震惊。那些参加研究小组和讨论会的教师会一再地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我真高兴你说了刚才那些话。我一直觉得这样那样的教学方法有问题,但我从来都不知道别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听到你谈起自己的怀疑真是太让我激动了。这让我觉得,自己的想法也许并不像我过去以为的那样一无是处。”

自己的心得能被那么多在职教师的经历所肯定固然是可喜的,然而意识到他们中有这么多人切身感觉到疑虑,但却低估了它的意义,这一点又实在令人气馁。很多教师对心中日益滋长的不安不予理会,以为这只不过证明了他们还不能正确运用教学手段或恰如其分地控制工作环境。即便他们内心的呼声紧迫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教师们仍可能把自己的担忧看成是不理性和无关大局的。只有当“专家”们也表达出同样的担忧时,这些内心的呼声才会得到郑重看待。不幸的是,我们有时过分惯于同一领域中权威人士的智慧,以至于我们总以为自己的疑虑无足轻重,除非它以某

种形式得到了专家的认同（~~悦然自得~~）。~~悦然自得~~。

我怀疑有很多教师像我一样经历了逐步认识真理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减少对那些脱离环境的优秀教学原则和技巧的依赖，同时开始信任自己的判断和洞察力。这个过程发生的速度很可能跟教师工作环境的多样性有关。如果你在同一所学院里连续工作 10 年，你也许会相信，只要换一个环境，这些优秀教学的原则和技巧就用得上了。但是当你换过不同的工作场合，却发现每个新环境都会出现一些新的特殊的干扰因素，你就不再会那么容易地被这种想法安抚，以为错的是环境，而不是你对某些标准化教学方式的盲目信奉。

除非你开始信任自己内心的呼声，除非你接受这样的可能性，即你的本能、直觉与洞察力常常与本领域的专家一样准确，除非你意识到在你工作的环境中你才是专家，否则就会一直存在一种真正的危险：你会被令人深觉无力的不胜任感紧紧缠住。在下面几章里，我希望你能认同我描绘的许多情形，我陈述的种种困境，以及我所建议的回应方式。我希望在阅读和思索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逐步认识到的教学真理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

培养个人对教学的独特视角

如同前一章所揭示的,教师们把教学描述成一段错综复杂、变幻莫测而又问题丛生的体验。在这种情形下,你作为一名教师,怎样才能在这个混乱的大漩涡里站稳脚跟呢?在课堂生活的变幻无常中,你又怎么才能感觉出你所耗费的心血是有意义的?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回答就是形成一套批判性基本理念。

形成对实践的批判性基本理念

所谓批判性基本理念,是指针对教学的固有形式和基本目的所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观、信条和信念(陈鹤琴 1939)。你认为好的教学所必不可少的那些特征在实践中被体现到了何种程度,其评判标准便深植在这套基本理念之内。批判性基本理念的核心是一系列特有的目标,你据此来调整自己努力的方向(杜威 1916)。这些目标和目的为你要向哪里去以及为什么要去那儿提供了一个构想,并且使你可以充满热情地和清楚地向学生——也向自己——热情而清楚地展示这一构想。

对一位身处课堂的教师来说,批判性基本理念所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与暴风雨中电脑导航设备对航海员或飞行员所起的作用一样,两者都有助于人们甚至在浓雾中也能保持稳定感和方向感。在紧要关头——例如当你第一次碰到教学中处理不了的事情时——求助于批判性基本理念,可以使你保护自己身为教师的感觉不受伤害。因此,形成这样一套理念来指导实践,在你教师生涯中的个人、政治、职业和教学这四个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

教学中那种持续不断的混乱迷惘的体验——那种事情总是不按牌理出牌、总有预料不到的因素扰乱你辛苦预备的计划的计划的感觉——是极其令人泄气的。有时你情绪

陷入低谷,觉得学校就是个疯子(不管这指的是学生、同事还是上司) 掌管的疯人院 海到这时候,你就有必要回想一下当年引导你走上教师岗位的原因和目的。倘若你在穿越这场混乱的风暴时觉得心理上完全失去了方向,这就非常危险了。要是别人能轻而易举地为你解释你的角色、目标和作用,那是很丢脸的;发现自己对为什么要为教学奉献这么多精力根本就没什么概念,这会令你十分沮丧。

有了自己的一套构想,你就不太会被这种不确定的感觉所困扰。清晰的目标感有助于你度过那些似乎迷失了方向的困惑时期。在此期间你会决定保存自己的精力,直到更有可能实施自己构想的时机来临。你还会考虑到如何以更小的规模、更稳妥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构想的局部。因此一个你特有的构想——一幅你能在紧要关头想起来的、关于你为什么做和正在做的事的清晰画面——对你个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昂的士气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政治意义上,这样一套基本理念也同样举足轻重。你早晚会发现肩上背负着来自学院权力人物的压力,迫使你去做各种你认为不正确甚至不道德的事(例如引进规划不全的课程,实施不切题的评估标准,或者采用无效的教学手段)。有时你除了辞职一途简直别无他法。然而在另外的场合里,你可以援引自己的教学构想为自己辩护,以反驳那些学院权力人士的意愿。

在你与来自上层的压力抗争时,如果你能自信而清楚地陈述自己的基本理念以表达你的立场,那将极有助益。你也许能、也许不能赢得这场辩论或使别人接受你的观点。但不管怎样,你都会更有效地传达一种感觉:你是满怀自信而且头脑清楚的;你的立场建立在经过健全发展和认真思考的实践理论基础之上。如果你对上级意志的反对显然是以这样一套理念作为基础,你的意见就不太会被当作纯粹是你个人的顽固在作怪。你更有可能因为你的慎重和奉献精神赢得一定的尊重,这无论对你的自尊还是对你的政治生存都是十分重要的。

从职业上来看,信奉一套公认的高校教学的基本理念对于集体认同感的形成、乃至教师职业实力的培养都很重要。大多数高校教师的工作环境都被清楚地定义为实现特定的课程目标。他们舒适地藏身于熟悉的学院或课程的洞穴里,极少肯伸出鼻子来嗅一嗅从其他教学地带吹来的风。他们相信没有人会以一模一样的方式做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事,因此认定他们跟其他背景或领域里的教师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们声称自己教的是系统的知识、特定的技能或必修科目的课题,并且宣称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在学生身上培养这些知识技能。他们认为这使得他们和其他教师离得更远了而不是联合起来,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在自己的这一小片教学领地以外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高校教师仅仅把自己定义为在某些狭窄领域里传授教学内容或技能的专家,他们实际上是剥夺了自己的一个意义更为广阔的身份——作为促成变化的动因,



帮助学生塑造他们所居住的世界。要纠正这种与世隔绝的分离主义倾向,所需要的正是一套高校教学的基本理念。这套理念尽管也承认专业课程和专门技能的重要性,但并不仅止于此,它把工作在各种千差万别的环境里的高校教师团结到一起来追求他们共有的目标。我希望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出一套着眼于培养学生能动性的基本理念。这种能动性——这种创造自己的价值观、目的和环境的意愿和能力——主要是在批判性思维的激励下培养起来的。

最后,掌握一套清晰的实践基本理念在教学上当然也很重要。知道自己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有助于判断你是否拥有了你所希望的影响力。如果你能清楚地认识到你所信奉的正是高校教学的基本形式和目的,这对你评价自己的教学成果会有不可估量的助益。由于管理者和雇主的目标往往与你的不同,你可以藉此提醒自己,来自他人的不良评价也许并不意味着什么,只不过他们是依据另一种标准来评价你的成果,而这种标准正好跟你的基本理念格格不入。这样的评价会在个人感情和政治上打击你,在决定你能否得到或保住一份工作时也极具影响。因此,在实践上形成一套清晰的基本理念——使你能对自己说:“好吧,就算别人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做我正在做的这些事,至少我自己知道这对我我和我的学生是正确的,我也知道它为什么正确。”——这就为教师提供了一层厚厚的保护膜,他们需要这个来保护自己不受这类评价一时的伤害。

在教学上,对于为什么成为教师抱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还意味着,你躲过了注意力被误导的危险,不至于除了教学手段别的什么都不关心。你很容易会只顾着想自己在教学过程中有没有表现出良好的技巧,不管你是怎么界定它们的。尽管这些技巧的确很重要,但它们绝不是教学的全部。教学应当是给世界留下某种印记,使它和你从事这一行之前相比有所不同。清楚地知道你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印记意味着你必须不断地问自己那个最基本的评价性问题——我对学生以及他们的学习起到了什么作用?

当你必须在上司、同事和学生所提出的相互矛盾的需要或优先要做的事之间作选择时,问自己这个问题也很有帮助。在这种情形下,有一个作决策的依据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些让人左右为难的处境根本就无法解决,你不得不找出一个偏向于某一方的解决方案,而作为一名教师,你的大量精力都得花在这上面。当你努力权衡不同行动带来的风险和后果时,你必须时刻牢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把你所采取的行动、你所作出的选择同你追求的总目标联系起来。

如果你的教学有一套精心构想的基本理念做基础,你会发现这对你的学生也有强大的影响。当他们感到半信半疑的时候,他们会从你的热忱和信念中汲取力量。学生有权利要求你解释为什么你要他们做某件事。他们也许会担心你计划要教的内容无关紧要,也许会觉得你偏爱的学习手段根本就不合适,或者你用来评价他们学习